

《我与〈小说连播〉60周年》征文选登

城市， 倾听小说

■ 王琪森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空间，收听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虽不像“蹦迪”那样狂野、“上网”那样浪漫、“卡拉OK”那样宣泄，但也颇有私人休闲消遣的情调。夜阑人静之时，云淡风轻之日，一人戴着副耳机、或守着一台音响，聆听那声情并茂、扣人心弦的演播，的确引人入胜、欲罢不能，急切地等待着“且听下回分解”。近年来，从《亮剑》、《达·芬奇密码》到《高纬度战栗》、《历史的天空》等长篇连播的走红，凸显了这样一种当代场景：城市，倾听小说。

记得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文革”前止，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长篇小说，这为电台的小说连播提供了宝贵的节目资源和演播文本，也为我们增添了一些革命理想主义的豪情和有关共和国美好未来的憧憬。如被认为经典系列的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1954)、吴强的《红日》(1957)、梁斌的《红旗谱》(1958)、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曲波的《林海雪原》(1957)、罗广斌的《红岩》(1961)等。另外，被称为“准经典”系列的有欧阳山的《三家巷》、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雪克的《战火中的青春》、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等。

在那个意识形态革命化的年代，晚间收听小说连播成了大多数市民的首选。笔者那时家中有一台老式收音机，当时吸引了邻居家的“小四眼”、“阿毛头”、“大块头”、“二呆子”等人天天来我家，收听小说连播。记得有一次是播《烈火金刚》的结尾，我正好和父亲外出有事，因找不到人延误了时间，在赶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一个劲地问父亲“现在几点了？”售票员是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他友善地问：“是听《烈火金刚》最

后一回吧？别急，我带着个小半导体。”说罢，就从白帆布的售票袋中摸出一只一看就是自己装的小半导体，调了老半天才调出来，此时车厢内也有七八个人急切地围了上来，形成了车厢书场。前面那位大胡子的司机也叫道：“喂，开响点，我也要听的。”一直到终点站我们才听完，然后再原车返回。

由于经典系列作品的铺垫及受众群的喜爱，那时上海也涌现了一批小说连播的演播家，如袁庆吾、金锡润、郭冰等，而最为著名的要算陈醇了，他的语音富有磁性质感，深沉稳健而醇厚隽永，演播时跌宕起伏而生动传神，极有语言魅力和叙事效应，从而与天津的关山形成了“南陈北关”两大小说演播流派。在我们这代人早已流逝的青春岁月中，收听陈醇的小说连播，成了值得追忆的赏心乐事。

而今小说连播是一种常态收听，不再像从前那样风靡，这也说明当今的社会是多元了。但凡经典的东西是不能像时髦的东西那样疯狂，但却可以守望、可以缅怀、可以流传。唯其如此，“城市，倾听小说”作为一种城市文化特有的景观，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底蕴和鲜明的市民文化消费特征。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有不少人已无暇看小说，他们通过“听”小说来休闲和娱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城市，倾听小说”，此种广播形态可以使生活留香、岁月流芳。

城市，倾听小说。作为一种广播理念和品牌运作，需要操作的多元化、编排上的类型化和演播上的生动化。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宗旨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城市，倾听小说”将为“让生活更美好”而增光添彩。

(作者单位：上海人民广播电台)